

再历听障路： 养育两个 听障的孩子

撰写：CHERYL LACEY

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从没有包括一个有听障的孩子，两个听障儿更是无法想像，但现实确然如此。在我的家族中没有任何成员有听障的问题，因此当我的长子（和其后次子）被发现明显的听力异常，令我颇为震惊。不过，任何震惊与否定都无法改变事实，我知道前路漫漫，但对未来却毫无头绪。

我的长子雅文逊（Emerson）在稚龄阶段经历了听力水平急降，我们知道必须联络疗育服务机构并尽快选取合适的安排。我们的选择主要建基于近便自己，但亦了解如有需要日后可以随时改变。

虽然最初助听器能够对雅文逊有裨益，但到两岁左右他的双耳都有深度听障。我们必须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最后我们决定让他接受一个人工耳蜗，一年后，再接受另一个人工耳蜗。最初几个月我们要几经辛苦才令他戴上助听器和人工耳蜗，但后来则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它们除下来。雅文逊很有主见，他今天取得的成果，是经过无数努力及大量的支援。七年已过，他升读小二，在阅读、说话及各方面的表现都能达到同侪的水平，进程良好。

就在雅文逊听力水平转向深度听障的同时，我怀孕五个月。我们都担心第二个孩子会有四分之一机会也出现听力异常。因此当格伦(Grant)出生后，我知道他听力「正常」时非常高兴。即使如此，听力专家还是定期检查他的听力，密切观察他的情况；我们在家中也是这样做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类听力消退是渐进的。坦白说，我从未让自己相信格伦可以保持他的听力。这情况果然出现。我记得，在他过了一岁生日后不久，他的反应开始有所改变。「又来了！」我当时这样想，但没有感到难过。不过，我仍然不想向丈夫吐露这个消息。之后的两个星期我默默地思量。直到有一天丈夫、我与格伦外出午餐（当时雅文逊往访祖父母），我蓦地冲口而出：「我觉得格伦的听力下降了。」丈夫表示同意，原来他的想法与我相同，但大家都不愿向对方吐露这个消息，当时我们都禁不住笑起来。从某个角度看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他们俩可以结伴并肩同行了。我同时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已经知道怎样做。一个月之内，格伦在卑诗省儿童医院接受了在药物镇静下的听力测试，确定了他的听力水平。我随即在那里要求他们为格伦制作耳模。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家中，我们社区的听力专家已留下

口訊。没多久，我们已在网上为格伦的小助听器选择颜色（是钴蓝色）。那助听器是那么小巧！不到两点钟，助听器已订购，耳模也在制作过程中。

格伦的情况没有给我带来如当日知道长子听力急降时那种伤痛，但少不免还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坦白说，我有点命运弄人的感觉：我将永远没有养育没有听障孩子的经验。但终究，这次我知道一切将不会有问题。格伦不会有问题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格伦持续需要加强的助听器，并进入兄长曾经就读的幼稚园，我们亦正等待踏上为他植入人工耳蜗的旅程。

现时两男孩已七岁及五岁。是典型的男孩，也是典型的兄弟。他们摔交并扯掉对方的助听设备，然后得暂停一刻来重新戴上或将磁石放回原位。当别人不聆听或周围太嘈吵，他们会表示不满（这表现常令我会心微笑！）兄弟二人自发地找到与对方沟通的最好方法。早上，格伦常常走进大厅把哥哥的耳蜗和自己的助听器交给雅文逊戴上；而雅文逊亦知道格伦需要坐在车内的中间座位，以便可以听得更好。

即使最初的旅程十分艰辛，我们庆幸能得到朋友、家人、听力专家、医生和耳鼻喉专科医生的支持和鼓励，当然其中也包括所有在幼儿疗育机构中服务的工作人员。经历这些年的泪水和笑声，使我感受到众人协助我的家庭成长，帮助我们迈向前路。

